



陈
残
云
文
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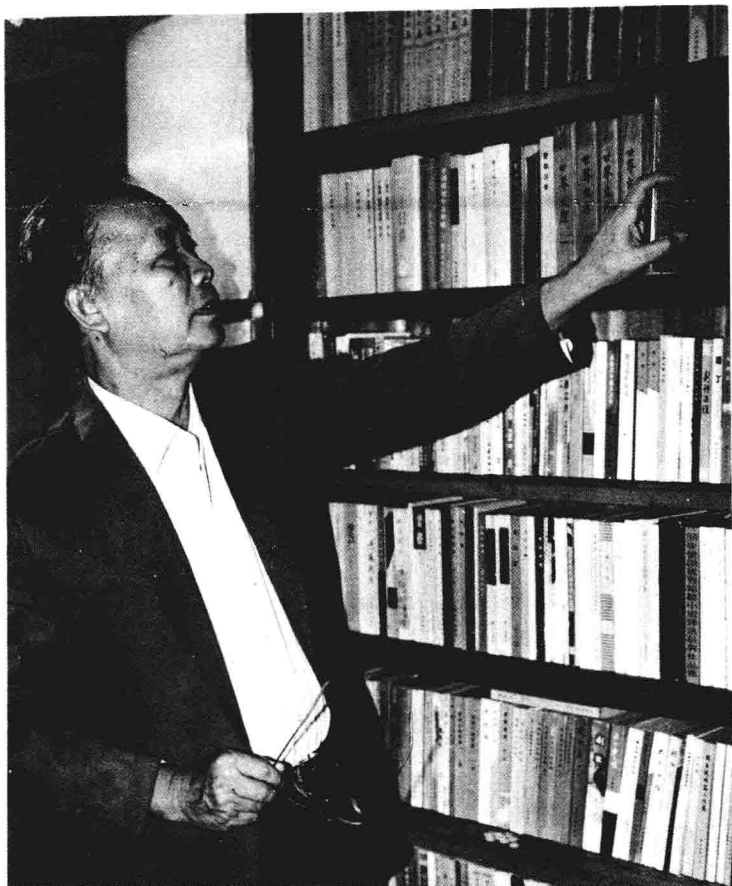
六



陈残云文集

陈残云文集编委会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陈残云生活照

目 录

珠江泪	(1)
羊城暗哨	(84)
故乡情	(178)
雪 夜	(274)
椰林曲 (与李英敏合写)	(331)
南海潮 (与蔡楚生、王为一合写)	(413)
香飘四季 (与方荧合写)	(514)

珠 江 泪

—

风和日暖，美丽而平静的珠江江水，缓缓地向前流去。江边，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田野上，点缀着一些枝叶浓密的荔枝树。

一座高耸云际的碉堡，屹立在一个高岗顶上，透过荔枝树，可以看见许多砖屋的屋脊。爆竹声和断断续续的锣鼓声，从里面传出。接着，许多红红绿绿的锦标、旗帜、头牌，在熙熙攘攘的人头上飘扬着。

爆竹的纸碎和青烟，弥漫了天空，慢慢地露出了一个显目的牌坊：

庆祝抗战胜利暨欢迎赵专员莅乡指导

在一间古老而华贵的大厅里，摆了许多桌酒席，每席坐满了八个人，众人喜气洋洋地笑着，谈着。主人官仔贵，约有三十六、七岁年纪，满面烟容，却又一表斯文，陪着肥头大耳的赵专员，和一位又高又瘦的乡长，客客气气地坐在首席的位置上。

仆人来来往往，忙个不停。远远地传来“鸣炮”、“上菜”之声，和人们的嘻笑、喧闹相互交响。

爆竹响过之后，官仔贵站起来，向众人说：“今日赵专员光临，使敝乡增光不少。大家站起身来，庆祝抗战胜利，并向赵专员敬一杯酒，庆贺赵专员高升！”“抗战胜利！”“饮胜！饮胜！”闹成一团。

官仔贵门前的旷地上，狮子在人群里生动地舞弄着，鼓声锣声非常热烈。

官仔贵、赵专员、乡长，站立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人们舞狮。赵专员赞叹道：“舞得好呀！”

官仔贵高兴地接道：“舞狮的人是我们乡里的大只牛，他舞狮很有本领。”

乡长讨好道：“凭了我们贵叔的面子，他舞得更落力啦。”

官仔贵得意地笑笑：“不，是专员的面子，哈哈！”

人群中几位农民，对他们洋洋得意的样子，看不过眼，悄悄地议论着。

农民甲：“你看那官仔贵和那乡长，全不知衰！旧时托萝卜头的大脚，如今又托国民党官老爷的大脚，面皮几尺厚！”

农民乙：“看他们威得多久呀。”

农民丙：“你别以为当官的没见识，给他们糊得住？”

农民丁：“是啦，先给他们糊一下，不久，定然把他们捆起来，拉去严办的呢。”

热烈的鼓声冲断了他们的议论。

在鼓声中，大只牛兴奋地高举着狮子，单足独立着，显露出他的健壮的身段。他是个二十六、七岁的青年，英俊、粗鲁、

急躁，又有点好胜。和他搭档的打鼓手长颈鸡，是个瘦子，又是个谐谑、温厚、无忧无虑的单身汉。他擂鼓擂得满头大汗。

人群的另一边，站着大只牛的年青俊秀的妻子牛嫂。和她在一起的，是一位年过四十、身体瘦弱的妇人。她附在牛嫂的耳畔，轻声说：“牛嫂！看你阿牛那鬼样，烂沙尘！”

这句似骂而赞的话，触动了牛嫂。她默默地笑了一下，亲昵地骂道：“憎死佢！”

妇人赞道：“阿牛粗是粗，耍狮子倒蛮好看的！”

牛嫂眯起眼睛笑道：“那笨手笨脚的人，难为你赞得上口呢，表婶。”

鼓声频频响，阿牛兴高采烈地舞动着狮子。突然，旷地的另一角，传来了疯妇的叫喊声。牛嫂吃惊地望着。

阿鸡停了鼓，跟着众人的视线往后望。

阿牛也停了舞狮，仰头张望。

台阶上的官仔贵、赵专员、乡长等人，觉得奇怪，也跟着叫喊声望过去。

一个疯妇蹦蹦跳跳地扑过来，手上捏着一张状纸，边走边喊，后面跟着一群爱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。

疯妇号啕喊着：“打胜仗罗，我还不伸冤！六年呀，足足盼了六年，盼到今日呀……”

她的凄切的声音，引起了人们的骚动。

“你们说我怕呀？”她走到大只牛的面前，稍顿，挥手说：“怕什么，魃鬼！如今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来呀……”她向更多的人说：“我带头，来，来拦途告状呀！”她向所有的人呼喊：“有胆的跟着来……”然后，向官仔贵的方向扑过去。

官仔贵正在惊恐中，专员诧异地问他：“这女人是不是疯癫的？”

官仔贵连忙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她是疯癫的。”随即，他转头向站在背后的，一位名叫歪嘴松的打手说：“歪嘴松，你快要她滚，不要胡闹！”

歪嘴松应声而去。

疯妇哭哭喊喊地直向专员奔来。歪嘴松想阻止她，反给她推开。她奔到专员面前，由于过度刺激而更显得神经质。她大声喊：“大人，我盼了你很久，到底盼到你来啦，我老公活活的给他打死……”她用手指着官仔贵，“他——”

官仔贵惶恐地愣住。疯妇冲到他面前，指着他，声嘶地叫：“你好毒呀，官仔贵！”接着，哭不成声地，“你死得好惨呀，浑身血淋淋的！”对官仔贵质问似的，“你以为我疯了？哼！”又转向专员，“我没疯，真的，我没疯，我……”她伸手要递状纸，突然昏倒了。

牛嫂和周围的人，急忙走来搀扶她。

专员惊异地询问官仔贵：“她到底干什么？”

官仔贵支支吾吾，不能回答。

一位穿了破旧衬衣的青年人，——村中的小学教师李老师，从疯妇手中取了状纸，走到专员面前，把状纸递上：“专员，我是这里的小学教师，这情况我全清楚……”

官仔贵异常紧张，想制止他又不该，悻悻然地怔着眼睛。

李老师正直地说道：“她真是给人害疯的。先前，她丈夫赁了个鱼塘，他——”指着官仔贵，“他叫一班手下人去偷鱼，遇着她丈夫来了，就给乱枪打死，以后连鱼塘都给他霸回去了，害得她无法过活，这就疯啦！”他咽了口气，带着同情和希望，

“专员，六年来，我们乡民受尽日本鬼子和恶霸的祸害，真是有冤无路诉，有泪不敢流，现在胜利啦，天光啦！”

专员严肃地点点头：“是的，天光了，今时不同往日罗，往日可以横行霸道，现今就要讲国法公理。你们有什么冤屈的事，都在我的面前讲吧，讲吧，唔。”

一位叫张九的年青农民，藏了一肚子怨恨，发泄不出，如今受到李老师和专员的鼓励，鼓着勇气走上前，向专员指着官仔贵道：“横行霸道的就是他！他倚恃日本鬼子的势力，欺负我们！他霸占了公堂，那些钱到哪里去？说实话，我自家有三分田，都给他霸了去。三分田，养活我家三口人，也给他夺走，哼，谁见过这种乌天暗地的世代？！”

农民甲、乙、丙、丁，听了张九的话，都愤恨起来，一起帮了一把嘴。

官仔贵和乡长面露惊恐。

专员冷静地道：“真有这样的事，还成世界？”望望官仔贵，官仔贵现出窘态。

张九掉转头，对默不作声的大只牛鼓动道：“大只牛，你也讲呀，专员替我们撑腰，怕什么？”

阿牛犹疑张望；周围的人都怂恿他。

官仔贵和乡长，却用眼色暗示他，不许他讲。

阿牛渐渐地冲动起来，不甘屈服地闪出身来，带着几分害怕地说道：“官长，我原本有两亩祖公田的，都给他霸了去，后来几番求情，才批回一亩给我耕。怎么自家的田耕不得，反要租人家的来耕？”

专员频频点头，官仔贵更窘。

农民们都拥到专员的面前，群情沸腾。

农民甲：“祖公的荔枝树，全给他斩了！”

农民乙：“他抢了我的牛！”

农妇甲：“他拆了我巷尾的屋子！”

农妇乙：“我借过他两箩谷子，第二个月要还四箩，嘘嘘，没阴功！”

官仔贵想解释，但又怕解释不清。他打量了专员一眼，强笑道：“别听他们乱讲，专员！我祖先遗下大把田产，那会作这种事？”他透了一口气，压低了声音，“请专员到屋里歇息歇息吧。”

众人听官仔贵这么一说，更加鼓噪。

专员很关心众人的事情似的，用和婉的口吻制止了众人的骚动。跟着，摆出一副官腔，高声地向众人演说：“各位父老，各位同胞，抗战八年，大家都痛苦了。但是今天，今天，我们已经战胜日寇，国土重光，我们中华民国已经列入五大强国之一，我们就是强国的国民啦。过去的，比如昨日死，明日的，比如今日生，我们应该有这种大国民的风度。本人身为国家公仆，一定本着为国为民的精神，消除民害！刚才各位所讲的，等我调查清楚，如果查明属实，定然秉公办理。我要回去将这些事情详细查问，必要时我还要传询诸位。现在你们继续舞狮，庆祝胜利。”

专员说完，好象很严重似的，挥手招官仔贵随他进入屋里去。

众人见官仔贵好象很害怕，似乎猜想到专员要严办他，便都心里一畅。

张九：“要是真的办了他就好啦。”

李老师：“先看着。”

众人继续舞狮。

二

暗淡的阳光，射进官仔贵家的客厅。

外边传来隐约的爆仗声和慢慢地隐去的锣鼓声。

专员态度严谨：“为什么那样多人告发你？”

官仔贵面有难色地辩解道：“真是好人难做！其实日本人来了，我是不想出面的，只见得乡民那样凄惨，我出来维持一下罢了，那知反惹得一身是非！”

“是非？”专员愣半晌，“事迹昭彰，怎封得住人家的嘴？”

官仔贵求情道：“只要专员体恤体恤，事情就好办啦。”

专员默不作声，悠闲地玩弄着手上的状纸。

官仔贵含蓄地示意：“前些时，我托何先生到省城转达的意思，专员觉得如何？”

专员意味深沉地：“他还没有跟你说过？”

“说是说过，”官仔贵很圆滑，“不过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我想求专员……”

“这无所谓的，”专员连声接上，板起面孔，“如果你认为难办，那就算啦！”站起身来，踱步。

官仔贵贵上前，谄笑道：“我不是这种意思，只想让专员明白我的苦衷罢了。不如……唔，就将我三乡围的田，由专员处置。”

“我没问题，”专员仍然摆出不满的口气，“可你晓得，行营、党部、参议会，都不是好商量的。”

官仔贵自知过不得关，微微透口气，忖摸道：“专员若肯出头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至于那方面，我筹划廿盘西纸应酬应酬，

他们不会不给专员留个面子。”

专员面露笑容：“那也不算什么。”

官仔贵连忙从夹万取出大叠钞票，趁势露出一点头风，说：“这里的事情也不好办呵，人情复杂，许多乡民都同游击队有来往。我就因为跟游击队作对，他们才含恨在心，把我告发的。”

专员转为关怀的口吻：“你想怎办？”

“兄弟在家乡蹲了几十年，还有几分薄面子，”官仔贵巧妙地透露自己的请求，“不过，我到底是个平民百姓，身份低微，讲话不响，不象你们……”

“这好办嘛。”专员窥透了他的心思，主动地关照道：“你挂个自卫大队长的名衔去清乡得啦，回头我给你补个手令。”

官仔贵高兴：“清乡，对啦，专员很明白我的心意。”

专员很有涵养似的：“彼此为国为民，心心相照呀。”

官仔贵双手把钞票送给专员，殷勤地：“请专员多多赏面。往后，政府和专员有什么事务要小弟奔走的，小弟一定尽心尽力。”

专员收了钱，随即把那状纸交给官仔贵，嘱咐似的：“这状纸你收回吧，清乡可要抓紧呵！”

两人会心地微笑。

官仔贵把状纸撕掉，用力一丢，丢在字纸箩里。

三

风声凄厉的夜晚。

祠堂前，贴着一张大布告，有人用手电照射着：

查本乡潜伏土匪甚众，时出骚扰乡民，捣乱治安，

本乡为使乡民安居乐业，自通告日起，即行加紧清剿，以除后患。此布。

清乡大队长 何 贵

石门乡乡长 何世禄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×日

在昏暗的夜色中，乡长何世禄率领着一队兵丁出发而去。

在一所乡村小学的门内，兵丁抓出被绑的李老师。李老师挣扎，被乡长一推，推在一边。

有狗吠声。

张九披着外衣，从屋里走出。歪嘴松一手抓住他，另外几个打手拥上前来，把他乱打一顿。张九的妻子扑出来拉着张九，给一个家伙推倒。

张九妻惨叫。

孩子号哭。

张九挨了一顿毒打，扑到一个角落里去。

邻人们开门出来，眼睁睁地看着被打伤的张九，又恨又怕。牛嫂和表婶夹在人丛里，瞪着恐怖的眼睛。

歪嘴松转过身来，警告观看的邻人：“我们贵叔当了自卫大队长啦，你们不要惹事生非，要不，跟他妈的张九一个样！”说完，领着打手扬长而去。

在邻人们中间，有些人愤恨，有些人相顾失色，有些人把张九扶到屋里去。

表婶害怕地对牛嫂说：“我这一趟回乡来趁个热闹，偏偏又

看见那样多的恶人，真怕啦，叫我怎住得下？”

牛嫂道：“表婶，你在省城不知乡里的事，我们的日子很难挨呵！”

表婶：“明儿我得走啦，阿嫂，那些人的手段毒过蛇，你平日也得小心呵。”

牛嫂：“唉，象你在省城就好罗，不会受人欺负。”

表婶摇头道：“这时势哪里都不好活呵，省城有省城的难处。”

四

恬静的夜，乌云遮住了月亮。

阿牛和妻子躺在床上。阿牛象想着什么，睁着眼不能入寐，妻劝他睡。忽闻敲门声，阿牛疑虑地爬起身来，走去开门。

张九闪身进入，对阿牛问：“大只牛，你怎打算？我，我上山啦。”

阿牛怔一怔：“上山！”

张九：“当初我以为政府回来，会给我们出口气，原来还是大天二的世界，这鸟政府没指望的啦，我走啦，你怎打算？”

阿牛偏着面沉思着。牛嫂拿着油灯走出来。他瞅她一眼，回头对张九：“我抛不开这个家。”

张九鼓动他：“你先叫阿嫂到亲戚家帮些零工，象我的老婆一样。”

阿牛：“那那……我的禾快收刈了。”

张九：“你想想看，我走了。”转头走出。

牛嫂见张九走了，靠前来，小声问：“九叔找你作什么？”

阿牛迟疑一会说：“他叫我跟他上山。”

牛嫂问：“你怎办？”

阿牛回身走，在桌子前面坐下，牛嫂随他进入，把灯搁在桌上，跟他面对面坐着。续问：“你到底怎办？”

阿牛顿半晌，说：“我走了，你？”

牛嫂知他不肯离开自己，深感满足地：“常言道，‘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半朝难’，便是挨穷挨苦，也是在家好。”

阿牛：“是倒是，可官仔贵很毒的呀！”

牛嫂：“咬着牙根活下去就是，总比到外边卖命好。”

阿牛沉头不语。

牛嫂拿灯起身：“别想啦，睡觉吧。”

五

早晨的阳光照着田野，阿牛夫妇和长颈鸡在田里刈禾。

表婶夹着包袱打田边经过。

牛嫂支起身问：“表婶，真的回省城啦？”

表婶站住，点头道：“回啦，不回不行呀，作小手艺的人，手停口停。”

牛嫂探询似地：“表婶，省城有我作的事吗？”

表婶摇头：“还是在乡下捱吧，近今外边混口粗饭也难呵！”

长颈鸡搭讪道：“当苦力也行呀，我有个亲戚也是在外边当苦力的。”

有拖渡的汽笛声。表婶仰头：“我得走啦。”

牛嫂跟她招个手：“得闲又回来呀，表婶。”

表婶点头而去。

一直是埋头刈禾的大只牛，见表婶走远了，忽有所感地叹一口气：“唉，要不是有这两亩田，我也走啦。这是自家的田，

我巴望着要回来。”

“难呵!”长颈鸡泄气地,“自从官仔贵当了大队长,更霸道啦,倒怕比苦瓜更苦呵,你还想要自家的田?做梦!”

大只牛沉重地叹口气,半声不响地弯下腰来,挥刀刈禾。牛嫂回家弄饭。

这时,正看见官仔贵带着一班喽罗,有手持镰刀的、有挑箩筐的、有拿绳索的,不问情由,随着官仔贵一声呼喝:“刈!”众人便抢着下田刈禾去。

大只牛惊愕地扑向官仔贵面前:“作什么?”

官仔贵翘翘鼻子:“哼!”

阿牛: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呀?”

官仔贵:“清乡!”

阿牛:“清乡?跟我的禾有甚相干?”

官仔贵骂道:“妈的,还装蒜?张九跟你有来往,他上山了,不刈你的禾等待何时?”

阿牛争辩道:“我哪有跟他来往?”

官仔贵啐道:“你跟他一齐告发我,还说不是?懒得跟你说废话,妈的,”一手推倒阿牛,向众人喝令,“快刈,快!”

长颈鸡挤上前,求情似的嚷道:“贵叔,这不行呀。”

官仔贵狠狠地掴了他一个巴掌。

阿牛气愤,跃前去与刈禾的人纠缠,歪嘴松向天鸣了一枪。他惊惶地呆住。

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,牛嫂在灶间整理饭菜,放在担子里,挑起来往外走。行到门口,却见阿牛慢慢地从村路上回来。

牛嫂心里欢喜,放下担子。待阿牛走到门口,她问:“怎么

这样快回来呀？”

阿牛愤愤地踢掉了当路的担子，鼓气道：“我不吃，他妈的！”饭碗、饭菜都倒在地上。

牛嫂惊诧，茫然地骂道：“你干什么？吃了火药？”

阿牛走近床前，把床上的木枕头掷掉，不声不响地倒在床上。

牛嫂见他发气发得出奇，眨着眼睛骂：“衰神，这些东西得罪了你？怎么乱扔乱踢的？！”

阿牛翻起身，有气没处消地：“你还吵，我打死你！”

牛嫂忍不住，使气道：“你打呀，你打呀？”

阿牛一肚闷气，竟借势爆发起来，他抓起了身边的小凳子，想向牛嫂打。牛嫂惊怕地走出。走到门口，放声大哭。

邻人们跑来询问牛嫂是怎么回事，牛嫂边哭边答：“你问他——”

阿牛捏了一把锄头，正从屋里冲出：“我锄死你！”他想打下去，又不敢打，邻人从中劝解，一团纷乱。

长颈鸡从路上跑来。众人对他叫喊：“阿鸡，你快来劝解劝解。”

阿鸡走到牛嫂面前，同情地：“阿嫂，今天阿牛的脾气是好奇怪的，你们的禾全给官仔贵刈去啦！”

牛嫂惊愕地愣住：“呵！”

六

村子上冷冷静静，牛嫂捧了一只大母鸡，愁眉苦脸地朝官仔贵的家走去。在拐弯处，看见那疯妇呆呆地坐在墙脚下。见牛嫂走来了，她兴奋地拉着牛嫂说：“呵，你来看呀！”